

1979年起,斯泰西娅就在澳大利亚堪培拉的加瑞马广场开了一家流动的“浓汤厨房”——她的车上放满了煮好的汤,免费送给那些无家可归的人。37年来,她一直为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便利,不求回报。她说自己只是大海里的一滴水,但是也能溅起水花。这份善意也获得了回报:在她需要一辆新汽车而进行众筹时,人们的热情让她感动坏了。

这个90岁的老太太 为流浪汉做了37年汤



九十高龄的斯泰西娅

张文 编译

广场上的“汤厨女士”

堪培拉的加瑞马广场,在一排英国梧桐的树荫下,一群人排着长队,等着热汤装满他们的杯子。一名身材瘦削、头发花白的老太太拿着汤勺,为这些人盛上热汤。

斯泰西娅·达布罗斯基已经90岁了,1979年起,她就开着车在加瑞马广场给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免费送汤。人们都叫她“汤厨女士”。

她比很多年纪比她小一半的人还要有精神。她的一天,从开车去大大小小的超市和面包房开始:在那里,她收集过期或者捐赠的食物;每周四下午,她花掉整整一下午时间,在家里切好180公斤蔬菜;周五凌晨两点,她起床开始煮汤。通常,她会煮上两大锅,然后带着前往加瑞马广场。

她是个倔强也爱发脾气的老太太。有人夸她的汤好喝,问她要食谱,她会生气地说:“我告诉你,这就是百分之百的蔬菜汤,汤里都是蔬菜,没有食谱。”

志愿者克里斯·奥斯本在旁边将薄薄的奶酪片放在大块杂粮面包上,他淡淡地插了句嘴:“我为了得到食谱,已经努力了六年。”

克里斯在军队有职务,但他现在从事临终关怀服务。每周五下午,他也会来“浓汤厨房”帮忙。克里斯估计,每周有超过200人来领汤,尽管斯泰西娅从来不会去计数。

澳版“特蕾莎修女”

斯泰西娅37年如一日的善举,可能和她的经历有关。1926年,斯泰西娅出生在波兰。“二战”中,她的家庭失去了一切。在困难时日,她和妹妹分吃一个番茄,家里3个孩子共喝一瓶牛奶。她还亲眼目睹了成千上万的吉普赛人被杀害。战争结束后,斯泰西娅做过秘书,后来又考上了

卫校。1964年,斯泰西娅跟随丈夫移民澳大利亚,在堪培拉的红十字会做志愿者。

她说,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当时加瑞马广场的情况有多糟糕。“我的儿子发现有人从垃圾里捡吃的,他们就睡在露天长椅上。”儿子请求她给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一些吃的,从此以后,斯泰西娅就在固定的时间来到广场上,给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分发食物。斯泰西娅带来的食物,可能是那些流浪汉一天中吃的唯一一顿饭。

“有人坐在家,有人却睡在大街上,还带着小孩。这让我很心痛,就像有人拿着刀在我心上划口子。我虽然只是大海里的一滴水,但也能溅起水花。”就这样,斯泰西娅凭借一己之力,给那些无家可归、饥肠辘辘的人提供汤、毯子和关爱。她说:“爱是我们存在的基础,我只被两件事打动:爱和一视同仁。”

克里斯觉得,“浓汤厨房”最让他喜欢的地方在于“它毫无偏见”,不管是谁,只要来领汤就都有份。其中有流浪汉,也有来自海外的大学生——他们把钱都花在了课本和学费上,没钱买食物。

另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长期志愿者说,在“浓汤厨房”帮忙让他感觉自己“很有用”。“我盼望着星期五,早上起来我会对自己说‘哎呀,我今天要变得有用啦’,这是我喜欢它的原因,我乐在其中。”

斯泰西娅则觉得,她只需要花一点点力气,就能帮助别人,这让她很开心。“看到有人需要我,我也很快乐。”

有人称她为“堪培拉的特蕾莎修女”。在长达11年的时间里,她都是自己筹钱来买做汤需要的材料。后来她接受了捐赠及一些政府资金,因为这样可以让她维持“浓汤厨房”的经济压力更小一些。

斯泰西娅变成了堪培拉

的一个符号,1996年她被授予堪培拉年度市民奖,2008年还传递过奥运火炬。还有人甚至以她为灵感写了首歌。

众人捐款为她买新车

然而,2016年底,斯泰西娅出了一场交通事故,庆幸的是没有受伤,但她的汽车报废了。

她的孙子约书亚·肯维斯现在用他的车维持“浓汤厨房”的工作,每天帮祖母运送面包、搬运蔬菜、外送食物,但这远远不够。约书亚的本职工作是一名管道工,但老板体谅他,允许他继续帮祖母的忙。

因为祖母已是90岁高龄,本来约书亚希望她能呆在家里,但他发现老人的精神头实在是太好了。“她不会放弃,我试着让她呆在家里。但她还是闲不下来,她每天4点起床,不到晚上8、9点不肯躺下,一周六天都忙来忙去。”

约书亚的朋友建议他们众筹一辆新汽车。这些年来斯泰西娅的付出获得了回报:他们一开始定好的目标是8000美元,但在不到两天的时间里,就筹得了5000美元。当天晚上,捐款已经超过2万美元。

约书亚说,他们被堪培拉人的热情感动坏了。“太不可思议了,太让人吃惊了。”三天内,筹款已经超过了3万美元。目前,他们总共筹集了超过3.5万美元。

还有人表示愿意捐赠一辆车,如果这能实现的话,那么所有众筹来的钱将用于维持“浓汤厨房”的运转以及更新设备。

从5岁起就开始帮祖母打理“浓汤厨房”的约书亚,决定接管这项持续了快38年的活动,他也将成为新汽车的驾驶员。“她不会再开车了。”他说。

但是,约书亚知道,不管未来发生什么,祖母都会在他身边,继续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个人意见

遭“博科圣地”绑架女孩 在他的帮助下重返校园

本报记者 王晓莹 编译

史密斯为24名尼日利亚女孩提供了奖学金,其中的21个女孩曾在近三年前被“博科圣地”绑架。



罗伯特·史密斯

一名美国非洲裔富豪罗伯特·史密斯最近做了件善事:他打算帮助20多名从极端武装组织“博科圣地”手中逃出来的女孩重获受教育的机会。

史密斯在美国拥有一家私人投资公司,平时为人低调。“我第一次知道这件事时,正在开车送我的两个孩子去学校。听到那些女孩被绑架的消息,作为一个父亲,我觉得太揪心了。那可不是两三个女孩,而是近300人呢。”

这次,史密斯为24名尼日利亚女孩提供了奖学金,其中的21个女孩曾在近三年前被“博科圣地”绑架。她们将在史密斯的资助下,进入位于尼日利亚东部城市约拉的尼日利亚美国大学学习。

2014年4月,“博科圣地”绑架了276名女孩,她们惨遭强暴、被迫参军或者成为奴隶。2016年10月,经过尼日利亚政府与“博科圣地”的谈判,21名女孩被释放。获释时,她们当中还有人抱着婴儿。

提到这么做的原因,史密斯说:“对她们而言,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最重要的就是能保住性命。但更重要的,是她们每个人的新的人生。”

为“大块头”姑娘 开个舞蹈工作室

本报记者 王晓莹
实习生 费家麟 编译

她期待激励更多的“大块头”姑娘们去追逐自己的梦想,不论社会怎么想。



安其拉

最近,美国姑娘安其拉·阿姆斯特朗在纽约开了间舞蹈工作室,但她招收的学员都是那些身材“大号”的女性。她说,自己希望改变人们对舞者的刻板印象。“她们不是‘应该’长成什么身材,重要的是她们热爱跳舞。”

安其拉自己就是个身材较为“丰满”的姑娘,但她跳起舞来身姿灵活,不逊他人。促使安其拉开办这间舞蹈工作室的原因是她前段时间经历的一次挫折。那次,安其拉飞往洛杉矶参加碧昂斯MV的试镜,然而,她伤感地发现,没有人愿意给像她这样身材的女人一次试镜的机会。

“大家对舞蹈演员的刻板印象就是瘦、高,长着大长腿和细长的胳膊。”安其拉说。为了给自己创造施展才华的机会,她索性开了一家名为“美丽大块头,动起来”的舞蹈工作室。与其他舞蹈工作室不同的是,安其拉专门招收身材“大号”、热爱舞蹈的女士。

她还希望此举能激励那些身材不是特别瘦的小女孩。“我想让她们对自己的妈妈说:‘看呐,妈妈,我也能做到!’”

自从开办舞蹈工作室后,安其拉的自信心大涨。她期待,随着工作室的壮大,能够激励更多的“大块头”姑娘们去追逐自己的梦想,不论社会怎么想。